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视野下的图书馆学

李国新

摘 要 在我国,公共文化是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公共文化研究与图书馆学有天然联系。图书馆学为我国公共文化理论构建和政策制定作出重要贡献。中国图书馆学拓展变革的增长点,是面向国家文化发展战略,适应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需求,由单一图书馆学领域向更广泛的公共文化领域拓展,让成熟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影响辐射更多的公共文化机构,这是适应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现实需要,是顺应公共文化服务融合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扩大学科理论影响力的有效途径,是“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构筑中国特色图书馆学的必由之路。参考文献 15。

关键词 公共文化服务 图书馆学 公共文化融合发展 新文科

分类号 G250.1

The Cognition of Library Sc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LI Guoxin

ABSTRACT

In China, research on public culture has been gradually launched since the new century, and it develops rapidly under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Public culture studies have a natural connection with library sc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object, public library itself is an important public cultural institution and public library service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nt,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and library service are integrated and inseparable under the guidance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Guarante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Public Libraries*. From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public libraries in China, the functions of early libraries have been integrated into the comprehensive public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ctually, different types of public cultural institutions tend to be inclusive and integratable in their origins. From the general trend of library develop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scope, space reconstruction, function expansion and service integration are the new trends of libraries in this generation. In China, library science ha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policy formulation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which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fruitful achievements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the full participation of think tanks. The trend of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requirements of national cultur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e needs of completing th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have set new challenges for libraries in the new era, hence the new growth point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is to enlarge the research scope, enrich the research object, enhance the research value,

通信作者:李国新, Email: ligx@pku.edu.cn, ORCID: 0000-0003-0616-0438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LI Guoxin, Email: ligx@pku.edu.cn, ORCID: 0000-0003-0616-0438)

and expand from a single library field to a broader public cultural domain. The mature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can benefit more public cultural institutions; it highlights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library science and contribut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public cultural theory system, policy system, discipline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The cognition of library scienc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helps to cope with the national cultural development strategy, to meet the needs of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and build library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Liberal Arts” construction. 15 refs.

KEY WORD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Library science.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public culture. New liberal arts.

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快速推进,带动公共文化研究成为众多学科的关注热点。公共图书馆事业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学与公共文化研究水乳交融、关系密切。图书馆学基本原理在公共文化领域广泛应用,扩大了图书馆学科的影响,丰富了公共文化的理论构建;公共图书馆持续不断的创新实践,引领和带动了公共文化服务的中国创造。面对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图书馆学应秉持紧跟社会发展、应势而变、与时俱进的精神,立足学科基础,发挥学科优势,主动寻求新的变革,积极拓展出新的学科生长点。

1 公共文化研究与图书馆学的关系

1.1 公共文化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

在我国,公共文化研究是新世纪以来逐渐展开的。检索 CNKI 期刊数据库可以发现,2000 年之前,今天意义上的公共文化研究是一片空白。新世纪初年,有专家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开始提到公共文化、公共文化服务一类概念。2002 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主要途径是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由此开启了我国研究和实践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进程。2005 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一概念第一次出现在高层政策性文

件中,由此,2005 年堪称中国当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元年”。此后,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陆续出台,推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迅速驶入快车道。2007 年 6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题研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明确了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提出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框架和主要任务,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公共文化研究和实践指明了方向。2011 年 10 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文化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强调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加强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提出到 2020 年基本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2013 年 11 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在总结过去近十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历史成就、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战略任务。2015 年 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全面部署了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标准化、均等化、数字化、社会化和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的新任务,并首次发布了《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2015—2020 年)》。此后一段时间,一系列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意见》任务的政策性、指导性文件密集出台,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扎实推进。2015年1月14日,国务院审议通过《博物馆条例》,同年2月9日发布,3月20日起施行;2016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以下简称《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2017年3月1日起施行;2017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以下简称《公共图书馆法》),2018年1月1日起施行。我国十多年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成熟政策、成功经验上升为国家法律得以固化,标志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开始步入依法治理的新阶段。

以上是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发展历程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到,快速推进的时间并不长。我国的公共文化研究就是在上述政策引导、实践驱动下兴起并迅速升温“热”起来的一个领域,期间每一次国家公共文化重大战略、重要政策的出台,都带来了公共文化研究的密切响应。利用CNKI等数据库检索,2005年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公共文化方面的研究论文不超过5篇,2007年中央政治局专题研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催生了第一次研究热潮,到2009年前后,学术期刊上有关公共文化方面的研究论文超过300篇/年。2012年国务院印发《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公共文化服务被明确纳入各级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民生”视野下公共文化服务引发了更多的关注,2014年前后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有关公共文化方面的研究论文已逼近1000篇/年。2015年中办、国办《意见》出台,聚焦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成果大量出现,到2017年,国内学术期刊发表的研究论文跃升到1200多篇/年。从这些变化的数据中可以真切地看到我国的公共文化研究兴起时间之短,演进历程之年轻,发展速度之迅速,也可以体会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受重视程度之高,推进力度之大,以及政策、实践与研究所形成的良性互动和相互促进局面。

1.2 公共文化研究与图书馆学有天然联系

从公共文化的研究对象上看,公共图书馆本身就是重要的公共文化设施,公共图书馆服务本身就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内容。在我国,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公共文化设施,公共图书馆在理论积淀、学科支撑、管理运行、服务创新、人才队伍、国际通行程度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因此,公共图书馆既是我国公共文化设施的中坚,又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主力军之一,自然也是公共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可以说,公共文化研究与图书馆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从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内容上看,《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规定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范围,全民阅读列居首位(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共文化机构应当免费或优惠向公众提供的服务项目,阅读服务是其中之一(第二十九条);规定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应当提供的基本服务,书报阅读首先被提及(第三十条)。《公共图书馆法》规定,公共图书馆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引导、服务全民阅读是公共图书馆的重要任务(第三条)。两相比较,同样可以看到公共文化服务和图书馆服务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现代公共图书馆在中国的发端和演变上看,早期的图书馆服务功能就包含在广义的综合性民众教育设施中。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西学东渐、救亡图存的背景下,以“开启民智、改良风俗”为宗旨、以普通民众为服务对象的通俗教育馆、民众教育馆一类设施在我国迅速兴起,到1936年,全国已经发展到1509所^[1]。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规定民众教育馆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设阅览部、讲演部、健康部、生计部、游艺部、陈列部、教学部、出版部,其中阅览部开展“书籍、杂志、图表、报纸之公开阅览,巡回文库、民众书报阅览所等属之”^[1],今天看来,俨然是一种高度综合的社会教育和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面向公众的图书馆服务就包含其中。新中国建立后,

国家开始对民众教育设施进行组织体系和服务内容改造。先是教育部接收民众教育馆改编为人民文化馆,1952年人民文化馆划归文化部管理并改称文化馆^[2],但书报阅览一直是其中服务功能之一。1956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号召,图书馆服务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图书馆从文化馆独立出来并快速发展,到今天,公共图书馆已经发展成为自成体系的最为重要的公共文化设施之一。以上现象说明,不同类型的公共文化设施从渊源上看,原本往往就是兼容并蓄、合而为一的。即便是今天,美丽乡村建设中出现的村史陈列馆、乡村博物馆、乡贤名人馆等,往往也包含在乡村综合性文化设施中。导致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不同类型的公共文化设施的主要功能、服务重点可以有所侧重,但秉持的理念思想、承担的社会职能高度一致,具有的职业精神、职业使命高度契合,管理运行的基本规律高度趋同,这是公共文化研究与图书馆学有天然联系的内在原因。

从国际范围内图书馆发展的大趋势看,空间再造、功能拓展、服务融合是新一代图书馆展现出来的潮流。早在新世纪之初,美国西雅图市就以“城市会客厅”“多功能、多内涵的社会中心”的理念打造了西雅图中央图书馆^[3]。2018年12月建成开放、引发全球文化界热议的芬兰赫尔辛基“颂歌”图书馆,更是被称为“第三代图书馆”的典范^[4]。在这所图书馆内,人们可以沉浸书香、亲子阅读,也可以欣赏音影、摄影录像、编辑制作、3D打印、激光切割、游戏活动、创客体验、联合办公,配备了贴近百姓生活的缝纫机、锁边机、绣花机等,还可以喝咖啡、吃便餐、自由交流、休闲观景。虽然名为图书馆,但以中国公共文化服务的眼光看,其实是一个融合了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青少年活动中心、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老年人活动中心等多样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功能于一身的综合体,简单地说是个“向所有人开放的公共空间”^[4],突出特点是服务功能高度融合、服务手段与方式高度现代化、服务内容紧贴老百姓日常生活需求。

有专家认为,公共图书馆空间资源的拓展和空间功能的多样化,将成为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方向,并将重新塑造公共图书馆的未来,启动图书馆新的革命性变化^[4]。空间资源的拓展和空间功能的多样化,其实就是传统上不同类型的公共文化设施功能的交叉和融合。顺应这种趋势,图书馆学研究需要突破图书馆的藩篱,公共文化研究也注定会把图书馆作为重要对象。

2 图书馆学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理论构建与政策制定作出重要贡献

由于公共文化研究在我国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也由于图书馆学和公共文化研究有天然的联系,还由于公共图书馆的创新实践引领着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图书馆界的专家学者较早、较多、较广泛地切入到公共文化研究,成为目前我国公共文化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

2.1 理论研究成果丰硕

近期,北京大学国家现代公共文化研究中心组织力量梳理总结了近十多年来我国公共文化研究的概况,从中可以看到图书馆界的重要贡献。

在研究论文发表方面,十多年来国内学术期刊共发表公共文化相关研究论文约10 000篇左右,其中研究对象与图书情报相关的大约为2 700多篇,约占30%,是发表论文数量最多的学科。以论文的期刊分布来看,在刊载公共文化研究论文数量最多的前50种期刊中,图书情报类期刊有27种,占半数以上。以论文作者来看,发文量排在前50的作者中,拥有图书馆学学科背景的19位,发文量占前50位作者的40%左右^[5]。在以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机构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文中,针对图书馆的约占60%^[6],说明图书馆在各类型的公共文化机构中最受关注。

在专著编著出版方面,2007—2018年初,全国130多家出版社共出版公共文化方面的专著

编著约 300 种左右,其中研究性专著约 140 种左右,文集、概览性编著 150 种左右。在研究性专著中,研究者出自图书情报领域的近 20 部,占 14% 强。在 130 多家出版过公共文化类专著编著的出版社中,图书馆领域的专业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以出版 16 种的数量排在第 2 位(第一位为出版 21 种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7],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图书馆界对公共文化研究的贡献。

在高层次研究项目立项方面,2007—2018 年间,国家社科基金各类项目共批准公共文化方面的课题 104 项,覆盖了 15 个学科,其中立项数量最多的学科是“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共 33 项,占总数的 32%。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代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高水平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到目前为止公共文化方面共立项 6 项,图书馆学领域出任首席专家的有 2 项,占总数的 1/3。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各类项目 2007—2018 年间共批准公共文化方面的项目 42 项,覆盖了 11 个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以总数 10 项位居第 2 位(第一位为交叉学科/综合研究),占立项总数的 24%^[8]。

在学位论文产出方面,2007 年,我国高校出现第一篇研究公共文化的硕士学位论文,到 2019 年初,全国共有 260 多所高校贡献了 1 900 多篇公共文化方面的学位论文,其中博士学位论文 69 篇,硕士学位论文 1 840 多篇。按照教育部 2018 年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区分,已有的学位论文涵盖了 11 个学科门类 37 个一级学科和 93 个二级学科(包括专业学位)。按二级学科统计,图书馆学产出公共文化方面的学位论文 195 篇,约占总量的 10%,排在全二级学科的第二位(第一位为行政管理,324 篇,约占 16%)^[9]。公共文化相关选题进入高校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研究视野,是公共文化研究进入科研主阵地、走向深入的标志,对拓展研究内容、提升研究质量、壮大研究队伍具有重要意义。

2.2 智库功能充分彰显

近十多年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

突出特点之一,是法律、政策的引导和驱动为体系建设、实践创新提供不竭动力^[10],换言之,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程度比较紧密。一大批专家学者和专门研究机构为法律政策制定提供思想学术支撑,为创新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在图书情报领域,涌现了一批受邀进入高层次公共文化决策咨询组织的专家学者,出现了一些由教学研究单位或服务机构建立的公共文化研究中心/基地,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发挥了智库作用。

我国公共文化领域最高层次的决策咨询和理论研究组织,是原文化部设立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从该委员会的前身——2010 年建立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组时期起,图书馆界就有专家参与其中并发挥重要作用。在第三届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中,来自图书情报领域的专家约占 1/5,反映了图书馆界在我国公共文化领域的影响力。2015 年 7 月,文化部在全国遴选 5 家单位设立“文化部公共文化研究基地”,其中两家设在图书情报单位,一是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二是上海图书馆(其他 3 家分别设在中国传媒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和西南大学),反映了北大信息管理系和上海图书馆在公共文化研究方面的实力。2016 年底,文化部批准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和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联合组建“公共文化服务大数据应用文化部重点实验室”,反映了图书情报界在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和现代科技融合发展方面的引领示范作用。2009 年以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包括其前身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组)参与了几乎所有国家层面的公共文化法律政策制定的支撑研究、起草咨询或实施工作,图书情报领域的专家学者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笔者所在的北京大学国家现代公共文化研究中心自 2015 年成立以来,承担了大量的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委托的支撑性研究、专题调研、专项评估和实践指导等任务。上海图书馆公共文化研究基地是目前唯一

设在公共文化机构的国家级公共文化研究基地,研究重点为公共数字文化,这一研究重点本身就折射了图书馆界在我国公共数字文化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领先地位、影响力和社会认可度。近年来,上海图书馆基地发挥自身优势,创意并实施了开放数据应用开发竞赛^[11],走出了一条创新性的建设公共文化数字资源的新路,也彰显了公共文化机构助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价值和作用。

3 中国图书馆学拓展变革的新增长点

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图书馆学是一个对新理念、新思想、新技术、新服务反应迅捷的学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馆事业理论和实践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背景下,中国图书馆学与时俱进、拓展变革的新增长点在哪里?笔者认为,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顺应当今人文社会科学从高度分化走向多元融合的发展态势,面向国家文化发展战略,适应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需求,提高研究站位,拓宽研究范围,丰富研究对象,提升研究价值,由单一图书馆领域向更广泛的公共文化领域扩展,让成熟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影响辐射更多的公共文化机构,一方面彰显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另一方面为构筑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文化理论体系、政策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贡献力量。

3.1 适应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现实需要

在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层面,目标任务部署主要涉及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文化艺术创作、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发展。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新时代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之一。《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列举了16种法定公共文化设施,图书馆居于首位;《公共图书馆法》明确规定公共图书馆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图书馆学研究向公共文化研究领域拓展,是学科发展主动适应国家文化发展战

略的现实需要,是中国图书馆学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贡献中国方案的生动体现。

3.2 顺应公共文化服务融合发展的内在要求

随着人民美好生活对文化的需求呈现多样化、特色化、个性化,公共文化服务突破机构界限相互交叉渗透、融合发展成为大趋势。芬兰赫尔辛基的“颂歌”图书馆、英国伦敦的“概念店”^[12]、美国西雅图作为“城市会客厅”的公共图书馆等,都鲜明地体现出公共文化服务融合发展的国际趋势。在国内,近年来大力推动的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不少城市街头出现的融合图书馆和文化馆服务的自助智能型“文化驿站”“智能文化家”等设施,都是公共文化服务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前不久,浙江省嘉善县以新建图书馆、博物馆开馆和文化馆改建为契机,提出“三馆融合”发展战略,探索三馆服务空间互相开放、服务内容互相植入、从业人员相互交流的发展之路,开创了我国图文博服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13]。公共文化服务交叉融合的实践,客观上要求理论研究突破固有藩篱,打破专业壁垒,建立与实践发展相适应的理论阐释。图书馆学有基础、有必要、有优势顺势而为、乘势而上,通过观念更新、思路延展、理论嫁接、融合改造,拓展出学科研究的新方向,打造出学科发展的新增长点。

3.3 扩大学科理论影响力的有效途径

目前我国公共文化领域有许多设施、机构还缺乏理论阐释和学科支撑,没有从理论上阐释清楚机构设置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安排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典型的如文化馆、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等。这些设施、机构存在于社会系统中的必要性、合理性、合法性在哪里?其职业理念、职业使命、职业伦理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不能从理论上阐释清楚,就无法彰显其在社会系统中的功能和价值,最终会动摇其存在的根本。相对来说,图书馆学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

系、学科体系,有国际认可程度较高的职业理念和运行规律。图书馆学研究向公共文化领域拓展,带来的实际效果是图书馆学基本理论向整个公共文化领域传播辐射,公共文化理论体系构建中融入了更多的图书馆学要素,扩大了图书馆学理论的应用范围和影响力。近年来,我国公共文化领域正在大力推动的文化馆理论体系构建研究,以及发端于公共图书馆领域的总分馆制被引进到文化馆系统,都体现了图书馆学理论对相关领域的影响和辐射,这也是图书馆事业保持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领先地位的学科理论基础。

3.4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构筑中国特色图书馆学的必由之路

“新文科”建设是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部署。“新文科”建设的核心要义,是突破传统文科的思维模式和建设方式,强调多学科的广泛交叉与深度融合,促进文科建设从学科导向转向需求导向,从专业分割转向交叉融合,从适应服务转向支撑引领^[14],从而更好地体现出人文社会科学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事业繁荣兴盛的强大支撑与引领作用。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图书馆学亟需探讨自身交叉融合发展的基本方向和路径。在我国目前的学科体系中,图书馆学作为二级学科被置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框架下。其实,时至今日,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的基本属性、社会功能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考虑到图书馆事业在我国被纳入文化事业,图书馆服务

属于典型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当代图书馆事业的迅猛发展主要得益于国家大力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图书馆学与文化、公共文化相关学科广泛交叉、深度融合是必然归宿,是与国家发展战略相吻合的路径选择。换言之,“新文科”建设推动图书馆学必须要突破“机构”观念、专业藩篱而向更广泛的公共文化研究拓展。

坚定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要求当代中国的图书馆学展现出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自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图书馆学伴随着“西学东渐”进入中国后,中国的图书馆理论与实践深受影响。当今,以英美为中心的“去图书馆化”图书馆学教育、研究和实践倾向仍然在影响着中国的图书馆学^[15]。与西方传统的图书馆学,以及新世纪以来主要依附于信息技术、大数据的图书馆学相比,中国特色图书馆学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哪里?毫无疑问,最突出的特色就是中国图书馆事业被纳入中国特色鲜明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范畴。中国的公共文化服务强调与现代科技融合发展,但这是服务方式和手段的变革,并不是事业性质、学科属性的改变,中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从来都不是一个纯技术领域,它的目标任务是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离开了公共文化服务所具有的保基本、促公平的社会机制和社会功能,就体现不出图书馆事业理论和实践的中国特色。所以,图书馆学向公共文化研究拓展,把新时代图书馆学建立在公共文化服务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这是构筑中国特色图书馆学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 [1] 周慧梅.近代民众教育馆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62.(Zhou Huimei.Research on the mass education museums[M].Beijing: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12:62.)
- [2] 彭泽明.中国文化馆(站)发展之路[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54.(Peng Zeming.The development track of Chinese cultural centre/stations[M].Chongqing:Chongqing Press,2011:54.)
- [3]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西雅图,美国(建设中)[J].高岩,译.世界建筑,2003(2):76-85.(The Seattle public library,Seattle,USA,1999-2004(under construction)[J].Gao Yan,trans.World Architecture,2003(2):76-85.)

- [4] 吴建中,程焕文,科恩·戴安娜,等.开放包容共享:新时代图书馆空间再造的榜样——芬兰赫尔辛基中央图书馆开馆专家访谈[J].图书馆杂志,2019(1):4-12.(Wu Jianzhong, Cheng Huanwen, Diane Koen, et al. Open, inclusive and sharing: a new example of library space re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special interview with library building experts on the opening of the Helsinki Central Library, Finland[J]. Library Journal, 2019(1):4-12.)
- [5] 金武刚.偶然 vs 必然:公共文化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兼论图书馆学人的贡献和崛起[J].图书馆论坛, 2018(11):49-60.(Jin Wugang.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research: accidental or inevitable? with a study on the rise of library scholars and their contributions[J]. Library Tribune, 2018(11):49-60.)
- [6] 李秀敏.学术期刊文献中的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热点(2007—2018)[J].图书馆建设,2019(5):13-20.(Li Xi-umin. Hotspots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research in academic journals (2007-2018)[J]. Library Development, 2019(5):13-20.)
- [7] 宗何婵瑞.2007—2018年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图书出版概观[J].图书馆建设,2019(5):28-35.(Zonghe Chanrui. An overview on book publishing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in China from 2007 to 2018[J]. Library Development, 2019(5):28-35.)
- [8] 项琳.2007—2018年我国重大研究项目中的公共文化服务研究[J].图书馆建设,2019(5):21-27.(Xiang Lin. Research o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in major research projects in China (2007-2018)[J]. Library Development, 2019(5):21-27.)
- [9] 张歌.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相关学位论文研究述评(2007—2018)[J].图书馆建设,2019(5):36-43, 61.(Zhang Ge. Review on the dissertations of the public culture service (2007-2018)[J]. Library Development, 2019(5):36-43, 61.)
- [10] 李国新.公共文化研究10年:回顾与前瞻[J].图书馆建设,2019(5):4-5.(Li Guoxin. The public culture research in the recent decade: review and prospect[J]. Library Development, 2019(5):4-5.)
- [11] 国家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研究基地(上海)工作简报[EB/OL]. [2019-06-15]. http://pcrc.library.sh.cn/reportsArticle_35.html. (Briefing on the work of National Cultural and Tourism Public Service Research Base (Shanghai) [EB/OL]. [2019-06-15]. http://pcrc.library.sh.cn/reportsArticle_35.html.)
- [12] 张丽.英国概念店——新时代的图书馆[J].上海文化,2014(2):112-120.(Zhang Li. British idea store: the library in the new era[J]. Shanghai Culture, 2014(2):112-120.)
- [13] 薪火永相传,书香满善城——嘉善县文化惠民工程图书馆、博物馆新馆正式开馆[EB/OL]. [2019-10-10]. http://www.jiashan.gov.cn/art/2019/7/10/art_1604301_35460997.html. (Jiashan is full of books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Jiashan County cultural people-benefit project—the new library and museum opened [EB/OL]. [2019-10-10]. http://www.jiashan.gov.cn/art/2019/7/10/art_1604301_35460997.html.)
- [14] 王铭玉,张涛.高校“新文科”建设:概念与行动[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03-21(4).(Wang Mingyu, Zhang Tao.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 2019-03-21(4))
- [15] 程焕文,潘燕桃,张靖,等.新时代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方向[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9(3):14-24.(Cheng Huanwen, Pan Yantao, Zhang Jing, et al. A trend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e new era[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9(3):14-24.)

李国新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1。

(收稿日期:2019-10-08)